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六十七

司馬光編集
林瑞翰註

漢紀五十九 起閼逢敦牂，盡柔兆猪雜，凡三年。（甲午至丙申，西元二一四年至二一七年。）

孝獻皇帝壬

建安十九年 西元二一四年

（一）春，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，魯遣超還圍祁山，姜敘告急於夏侯淵。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，淵曰：「公在鄴，反覆四千里，比報，敘等必敗，非救急也。」遂行。使張郃^①督步騎五千爲前軍，超敗走。韓遂在顯親^②，淵欲襲取之，遂走。淵追至略陽城，去遂三十餘里，諸將欲攻之。或言當攻興國氏^③，淵以爲遂兵精，興國城固，攻不可卒拔，不如擊長離^④。諸羌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，必歸救其家，若捨羌獨守則孤^⑤，救長離^⑥則官兵得與野戰，必可虜也。淵乃留督將守輜重，自將輕兵到長離，攻燒羌屯，救遂果救長離。諸將見遂兵衆，欲結營作塹乃與戰，淵曰：「我轉鬥千里，今復作營塹，則士衆罷^⑦敝，不可復用。賊雖衆，易與耳！」乃鼓之，大破遂軍。進圍興國，氏王千萬犇馬超，餘衆悉降。轉擊高平、屠各，皆破之。

(二) 三月，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，改授金璽赤紱^㉑，遠游冠^㉒。

(三) 夏，四月，旱。五月，雨水。

(四) 初，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，大開稻田。呂蒙言於孫權曰：「皖田肥美，若一收孰^㉓，彼衆必增，宜早除之。」閏月，權親攻皖城。諸將欲作土山，添攻具，呂蒙曰：「治攻具及土山，必歷日乃成。城備既脩，外救必至，不可圖也。且吾乘雨水以入，若留經日，水必向盡，還道艱難，蒙竊危之。今觀此城不能甚固，以三軍銳氣，四面並攻，不移時可拔，及水以歸，全勝之道也。」權從之。蒙薦甘寧爲升城督。寧手持練，身緣城，爲士卒先。蒙以精銳繼之，手執枹鼓，士卒皆騰踊。侵晨進攻，食時破之，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。旣而張遼至夾石^㉔，聞城已拔，乃退。權拜呂蒙爲廬江太守，還屯尋陽。

(五)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，與張飛、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^㉕，至江州，破巴郡太守嚴顏，生獲之。飛呵顏曰：「大軍旣至，何以不降，而敢拒戰？」顏曰：「卿等無狀，侵奪我州^㉖。我州但有斷頭將軍，無降將軍也！」飛怒，令左右牽去斫頭，顏容止^㉗不變，曰：「斫頭便斫頭，何爲怒邪？」飛壯而釋之，引爲賓客。分遣趙雲從外水^㉘，定江陽

⑤、犍爲⑥，飛定巴西⑦、德陽⑧。

劉備圍雒城，且一年，龐統爲流矢所中，卒⑨。

漢正牋與劉璋爲陳形勢彊弱，且曰：「左將軍從舉兵以來，舊心依依⑩，實無薄意⑪。愚以爲可圖變化⑫，以保尊門⑬。」璋不答。

雒城潰，備進圍成都，諸葛亮、張飛、趙雲引兵來會。

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，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，超內懷於邑⑭，備使建寧督郵李恢⑮往說之，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，密書請降於備。備使人止超，而潛以兵資之。超到，令引軍屯城北，城中震怖。

備圍城數十日，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⑯入說劉璋。時城中尙有精兵三萬人，穀、帛支一年。吏民咸欲死戰，璋言：「父子在州二十餘年⑰，無恩德以加百姓。百姓攻戰三年，肌膚草野者，以璋故也，何心能安？」遂開城與簡雍同興出降，羣下莫不流涕。備遷璋于公安，盡歸其財物，佩振威將軍印綬⑱。

備入成都，置酒，大饗士卒。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，還其穀帛⑲。備領益州牧，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⑳，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，並署左將軍府事㉑；

偏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^⑤，軍議校尉漢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，裨將軍，南陽黃忠爲討虜將軍，從事中郎^⑥。麋竺爲安漢將軍，簡雍爲昭德將軍，北海孫乾爲秉忠將軍^⑦，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，汝南許靖爲左將軍，長史龐羲爲司馬，李嚴爲建爲太守，費觀爲巴郡太守，山陽伊籍爲從事中郎，零陵劉巴爲西曹掾，廣漢彭漾爲益州治中從事。

初，董和在郡，清儉公直，爲民夷所愛信，蜀中推爲循吏，故備舉而用之。

備之自新野蒞江南也^⑧，荆楚羣士從之如雲，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，操辟爲掾，遣招納長沙、零陵、桂陽。會備略有三郡，巴事不成，欲由交州道還京師。時諸葛亮在臨蒸^⑨，以書招之，巴不從，備深以爲恨。巴遂自交趾入蜀，依劉璋。及璋迎備，巴諫曰：「備，雄人也，入必爲害。」既入，巴復諫曰：「若使備討張魯，是放虎於山林也。」璋不聽，巴閉門稱疾。備攻成都，令軍中曰：「有害巴者，誅及三族。」及得巴，甚喜。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，獨黃權閉城堅守，須璋稽服^⑩，乃降。

於是董和、黃權、李嚴等，本璋之所授用也；^⑪

^{璋以和爲益州太守，權爲府主簿，嚴爲護軍。}

吳懿、費觀等，璋之

婚親也^⑫；彭萊，璋之所擯棄也；^⑬劉巴，宿昔之所忌恨也；備皆處之顯任，盡其器能。有志之士，無不競勸，益州之民，是以大和。

初，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，成都將潰，靖謀踰城降備，備以此薄靖，不用也。遷正曰：「天下有獲虛名而無其實者，許靖是也。」然今主公始創大業，天下之人不可戶說，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。」備乃禮而用之。

成都之圍也，備與士衆約：「若事定，府庫百物，孤無預焉！」及拔成都，士衆皆捨干戈，赴諸藏，競取寶物，軍用不足，備甚憂之。劉巴曰：「此易耳！但當鑄直百錢，平諸物價，令吏爲官市。」備從之，數月之間，府庫充實。

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，趙雲曰：「霍去病以匈奴未滅，無用家爲，今國賊非但匈奴，未可求安也！須天下都定，各反桑梓，歸耕本土，乃其宜耳！益州人民，初罹兵革，田宅皆可歸還，令安居復業，然後可役調，得其歡心，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。」備從之。

備之襲劉璋也，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。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，峻曰：「小人頭可得，城不可得。」昂乃退。後璋將扶禁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，攻圍峻且一年。峻城中兵纔數百人，伺其怠隙，選精銳出擊，大破之，斬存。備既定蜀，乃分廣漢爲梓潼郡，以峻爲梓潼太守。

漢正外統都畿^①，內爲謀主，一殄之德，睚眦^②之怨，無不報復，擅殺毀傷已者數人。或謂諸葛亮曰：「漢正太縱橫^③，將軍宜啓主公，抑其威福。」亮曰：「主公之在公安也，北畏曹操之彊，東憚孫權之逼，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^④，漢孝直^⑤爲之輔翼，令翻然翺翔，不可復制^⑥，如何禁止孝直，使不得少行其意邪？」

諸葛亮佐備治蜀，頗尙嚴峻，人多怨歎者。漢正謂亮曰：「昔高祖入關，約漢三章^⑦，秦民知德。今君假借威力，跨據一州，初有其國，未垂惠撫，且客主之義，宜相降下^⑧，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。」亮曰：「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秦以無道，政苛民怨，匹夫大呼，天下土崩，高祖因之，可以弘濟^⑨。劉璋暗弱，自焉^⑩以來，有累世之恩，文羈縻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舉，威刑不肅，蜀土人士，專權自恣，君臣之道，漸以陵替^⑪。寵之以位，位極則賤，順之以恩，恩竭則慢。所以致敝，實由於此。吾今威之以漢，漢行則知恩，限之以爵，爵加則知榮。榮恩並濟，上下有節，爲治之要，於斯而著矣！」

劉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。備嘗因游觀，奄^⑫至廣都，見琬衆事不治，時又沈醉^⑬，備大怒，將加罪戮。諸葛亮請曰：「蔣琬，社稷之器，非百里之才也。其爲政以安民爲本

，不以脩飾爲先，願主公重加祭之。」備雅敬亮，乃不加罪，倉卒但免官而已。

(六) 秋，七月，魏公操擊孫權，留少子臨菑侯植守鄴。

〔考異〕植傳云：「太祖戒之日：『吾昔爲頓丘令，年二十三，思此時所行，無

悔於今。今汝年亦二十三矣。』又云：「植太和六年薨，年三十一。」按植今年年二十三，則死時當年四十一矣！本傳誤也。

操爲諸子高選官屬，以邢顗爲植家丞。顗防閑以禮，無所屈撓，由是不合。庶子

劉楨，美文辭，植親愛之。楨以書諫植曰：「君侯採庶子之春華，忘家丞之秋實，爲上招謗，其罪不小，愚實懼焉。」

(七) 魏尚書令荀攸卒。攸深密，有智防，自從魏公操攻討，常謀謨帷幄，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。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，不進不休；荀公達之去惡，不去不止。又稱二荀令之論人，久而益信，吾沒世不忘。

(八) 初，枹罕宋建因涼州亂，自號河首平漢王，改元，置百官，三十餘年。

冬，十月，魏公操使夏侯淵自興國討建，圍枹罕，拔之，斬建。淵別遣張郃等渡河入小湟中，河西諸羌皆降，隴右平。

(九) 帝自都許以來，守位而已，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。議郎趙彥常爲帝陳言時策，魏公操惡而殺之。操後以事入見殿中，帝不任其懼，因曰：「君若能相輔則厚；不

爾，幸垂恩相捨。」操失色，俛仰求出。舊儀，三公領兵朝見，令虎賁執刃挾之。操出，顧左右，汗流浹背，自後不復朝請。

董承女爲貴人，操誅承，求貴人殺之。帝以貴人有倖，累爲請，不能得。伏皇后由是懷懼，乃與父完書，言曹操殘逼之狀，令密圖之。完不敢發，至是事乃泄，操大怒。十一月，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收皇后璽綬，以尙書令華歆爲副，勒兵入宮收后。后閉戶，藏壁中，歆壞戶發壁，就牽后出。時帝在外殿，引慮於坐，后被髮徒跣行，泣，過詎曰：「不能復相活邪？」帝曰：「我亦不知命在何時。」顧謂慮曰：「郗公，天下寧有是邪？」遂將后下暴室，以幽死。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，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。

（十）十二月，魏公操至孟津。

（一一）操以尙書郎高柔爲理曹掾。舊漢軍征士亡，考竟其妻子。而亡者猶不息。操欲更重其刑，并及父母兄弟。柔啓曰：「士卒亡軍，誠在可疾，然竊聞其中，時有悔者。愚謂乃宜貸其妻子，一可使誘其還心，正如前科，固已絕其意望，而猥復重之，柔恐自今在軍之士，見一人亡逃，誅將及已，亦且相隨而走，不可復得殺也。此

重刑，非所以止亡，乃所以益走耳！」操曰：「善。」即止不殺。

【註】

①張郃：郃音格（くま）。

②顯親：後漢縣，屬漢陽郡，蓋光武所置，以封養友。故城在今甘肅省秦安縣

西北。

③興國氏：魏略曰：「建安中，興國氏王阿貴、百頃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，從馬超爲亂。超破之

後，阿貴爲夏侯淵所攻滅，千萬南入蜀。」

④長離：水名，在今甘肅省秦安縣，燒當等羌居此，見水經注

。⑤若捨羌獨守則孤：謂遂若捨羌，任其歸救長離，獨擁兵自守，則勢孤而易破。

⑥救長離：謂遂

與諸羌合軍救長離。

⑦罷：讀曰疲。

⑧金璽赤紵：西漢諸侯王金璽縹紵，後漢赤紵。紵卽縹，繫印

之組。

⑨遠游冠：後漢書輿服志：「遠游冠制如通天，有展筩橫之於前，無山述，諸王所服也。」按通天

冠，天子所服，其制：「高九寸，正豎，頂少邪卻，乃直下爲鐵卷，梁前有山展筩爲述。」亦見後漢書輿服志。

述，冠飾，述蓋鵠之省文，猶古之鵠冠。釋文：「鵠徐音述，本作鵠。」

⑩收孰：孰、熱古通。胡三省曰

：「收孰，謂稻成熟而收之也」

⑪夾石：亦作硤石，在今安徽省桐城縣北，今名北峽山。

⑫巴東

：初平六年，趙韙分巴郡安漢以下爲永寧郡，建安六年，劉璋以永寧爲巴東郡，見巴記。故治在今四川省奉節縣

東北。

⑬我州：謂益州。

⑭容止：容貌舉止。

⑮外水：水名，在四川。按四川有內水、外水，

內水卽濟江，亦曰內江；外水卽岷江，亦曰蜀江。水經注：「江州縣對二水口，右則濟內水，左則蜀外水，」江

州，漢爲巴郡治，卽今四川省巴縣。

⑯江陽：縣名，屬犍爲郡，建安十八年劉璋分立爲江陽郡，見華陽國

志故城卽今四川省鹽縣治。

⑰犍爲：郡名，治犍道，故城在今四川省宜賓縣西南。

⑱巴西：建安六年

，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爲巴西郡，見巴記。

④德陽：縣名，屬廣漢郡，故城在今四川省梓潼縣北。

⑤劉備圍雒城，且一年，龐統爲流矢所中，卒：蜀志龐統傳云：卒時年三十六。唐庚曰：「龐德公以孔明爲臥龍，以士元爲鳳雛，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。孔明卒時年五十四，而士元先卒二十二年，則士元物故尙未三十也。按士元死於雒縣城下，而小說家演爲落鳳坡之事，明廣輿志已誤收之，王士禛詩集中亦有落鳳坡弔龐士元之題，皆非正史所有也。」

⑥依依：思慕之意，謂依依於劉璋。

⑦薄意：薄謂薄倖，薄意卽負心。胡三

省曰：「時人以璋倚備爲用，備反襲璋，議備之薄也。」

⑧圖變化：圖謀變化之策。變化，謂讓位於備，

變化賓主之勢。

⑨尊門：謂璋家門。

⑩於邑：朱駿聲曰：「於邑，猶鬱抑也。」邑亦作邑。

建寧督郵李恢：胡三省曰：「蜀志後主建興三年，改益州郡爲建寧郡。恢此時蓋爲益州郡督郵，史因後改郡名而書之耳！」

⑪簡雍：姓簡名雍。蜀志裴注云：「或曰雍本姓耿，幽州人語諸耿爲簡，遂隨音變之。」

⑫父子在州二十餘年：劉焉以靈帝中平五年收益州，至是凡二十七年。

⑬佩振威將軍印綬：曹操先加璋振

威將軍，故備仍令璋佩其印綬。

⑭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，還其數帛：胡三省曰：「凡城中公私所有金銀

，悉取以分賜將士，至於數帛，則各還所主也。」

⑮益州太守：胡三省曰：「此益州太守，非漢武帝所開

置之益州郡也。武帝所置之益州郡，劉蜀爲南中地，此蓋劉璋置益州太守，與蜀郡太守並治成都郭下。

⑯

並署左將軍府事：言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府事。備時爲左將軍，故開將軍府。胡三省曰：「署府事者總錄軍府事也。」

⑰平西將軍：晉書百官志：「四平立於喪亂。四平，謂平東、平西、平南、平北四將軍。」

⑱從

事中郎：後漢書百官志將軍府有從事中郎二人，秩六百石，職參謀議。

⑲安漢將軍、昭德將軍、秉忠將軍

：胡三省曰：「皆備所置將軍號也。」

●備自新野奔江南：事見卷六十五建安十三年。

●臨蒸：沈約

曰：「吳立衡陽郡，臨蒸縣屬焉。是臨蒸蓋吳所置。蒸一作承，亦作丞。故城卽今湖南省衡陽縣。縣臨蒸水，故名。丞水卽水經注之承水。」

●稽服：稽顙服從。

●黃和、黃權、李嚴等，本璋之所授用也；璋以和

爲益州太守，權爲州府主簿，嚴爲護軍，俱見蜀志本傳。

●吳懿、費觀等，璋之婚親也；璋弟瑁娶吳懿妹

，卽先主穆皇后，見蜀志穆后傳；又璋母費氏，費禪族父伯仁之姑，見蜀志費禪傳。

●彭羕，璋之所檳棄

也；羕仕璋不過書佐，後又爲衆人所毀謗，璋髡鉗爲徒隸，見蜀志彭羕傳。

●天下有濫虛名而無實者，許

靖是也；靖與從弟劭並有高能，好共覈論鄉黨人物，每月輒更其品題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。見後漢書許劭傳。

主公：胡三省曰：「主公之稱，始於東都。改明公稱主公，尊事之爲主也。」東都謂東漢。東漢都雒，於長安爲

東，故稱東都。

●不可戶說：言不可逐戶說諭之。

●藏：府庫藏物之所。

●直百錢：胡三省

曰：「直百錢，一錢值百也。」杜佑曰：「蜀鑄直百錢，文曰直百。亦有勒爲五銖者，大小稱兩如一焉，並徑七

分，重四銖。」

●霍去病以匈奴未滅，無用家爲：事見卷十九武帝元狩十四年。

●今國賊非但匈奴

：國賊謂曹操，言操勢強，且非匈奴可比。

●都定：胡三省曰：「都定猶言皆定也。」余按都者，盛大之

意，都定猶言大定。

●桑梓：詩小弁：「維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。」朱傳云：「桑、梓、二木，古者五畝之

宅，樹之牆下，以遺子孫，給蠶食、具器用者也。」後遂爲鄉里之代稱。柳宗元開黃鸝詩云：「鄉禽何事亦來此

，令我生心憶桑梓。」

●役調：役謂力役，調謂賦調。

●扶禁：扶姓，禁名。

●閬水：嘉陵江

流經四川省閬中縣，稱閬水。

●梓潼郡：備分廣漢之梓潼縣爲梓潼郡，治梓潼縣，卽今四川省梓潼縣。

●都畿：備都成都，以蜀郡爲都畿。

●睚眦：亦作厓眦，瞋目怒視貌。

●縱橫：恣肆無所顧忌。

②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：肘腋，喻其切近。權以妹妻備，才捷剛猛，侍婢皆執刀侍，備每入，心常凜凜。恐爲所圖，見上卷建安十四年。

●孝直：漢正字孝直。

③令翻然翱翔，不可復制：言正迎備入益州，

不復受制於魏、吳，如鳥之翱翔於太空，不復受制於樊籠。翻與翻同，翻然，翱翔貌。

④昔高祖入關，約

灋三章：事見卷九漢元年。

⑤且客主之義，宜相降下：胡三省曰：「以亮等初至爲客，益州人士則主也。」

「宜相降下者，言宜稍自行屈，寬其刑禁，不宜持之過急。」

⑥弘濟：弘，廓大；濟，成。言成其帝王之業

。○焉：璋父劉焉。

⑦陵替：陵夷替廢於無形。

⑧榮恩並濟，上下有節，爲治之要，於斯而

著矣：左傳孔子曰：「政寬則民慢，慢則糾之以猛；猛則民殘，殘則施之以寬，寬以濟猛，猛以濟寬，政是以和

。」孔明爲治之要，蓋本乎此。

⑨奄：方言：「奄，遽也。」

⑩沈醉，胡三省曰：「言爲酒所沈滯

也。」

⑪重加察之：胡三省曰：「言再三加察也。」

⑫高選：猶曰精選。

⑬防閑以禮：以禮教

防閑之，使不得爲非，防，隄防；閑，默閑，防以遏水，閑以圈獸，皆禁止之義。

⑭不合：與植情意不合

。⑮家丞、庶子：漢制，列侯家臣有家丞、庶子、行人、洗馬、門大夫，凡五官。後漢省行人、洗馬、門大夫。

食邑千戶以上者置家丞、庶子各一人，不滿千戶不置家丞，但置庶子一人，主侍侯使理家事，見後漢書百官志。

⑯春華：楨以自喻其文辭，如春天之華朵，但恣觀賞而已。

⑰秋實：以喻刑顯之禮教，有益於治道，猶秋

實之有益於民生。

⑱深密：計慮深密。

⑲智防：胡三省曰：「智以料事，防以保身。」言其智足以

料事防身。

⑳謀謨帷幄：運謀謨於帷幄之中。議謀曰謨，說文錯註：「慮一事，畫一計爲謀，汎議將足其

謀曰謨，大禹謨、皋陶謨，皆汎謨也。」帷幄謂軍帳，行軍野次，張帷幕以爲居，故軍府亦曰幕府。

⑤荀

文若：荀彧字文若。

⑥荀公達：荀攸字公達。

⑦二荀令：荀彧爲漢尙書令，荀攸爲魏尙書令。

⑧枹罕：縣名，前漢屬金城郡，後漢改屬隴西郡，故城即今甘肅省臨夏縣。

⑨河首平漢王：胡三省曰：「河

首在金城河關之西，建自以居河上流，故以爲號。」按河關縣，前漢屬金城郡，後漢改屬隴西縣，故城在今甘肅省臨夏縣西北。

⑩小湟中：胡三省曰：「湟水源出西海鹽池之西北，東至金城久吾縣入河。夾河兩岸之地，通謂之湟中，又有湟中城，在西平、張掖之間，小月氏之地也，故謂之小湟中。」按其地在今青海省東南境，漢時羌人所居。

⑪不任：猶言不勝。

⑫舊儀：三公領兵相見，令虎賁執刃挾之：胡三省曰：「以其領

兵，懼其爲變，故防之也。」

⑬朝請：漢制，諸侯朝見天子，春日朝，秋日請。

⑭倭：懷孕。字又

作姪、妊、任。

⑮操誅承：操誅董卓事見卷六十三建安五年。

⑯殘逼：凶殘逼上。

⑰歆壤

戶發塋，就牽后出：魏略曰：「歆與北海邴原、管寧俱遊學，三人相善，時人號三人爲一龍。歆爲龍頭，原爲龍腹，寧爲龍尾。」裴松之曰：「邴根矩之徽猷懿望，不必有愧華公，管幼安含德高蹈，又恐弗當爲尾。魏略此言，未可以定其先後也。」根矩，邴原字，幼安，管寧字。胡三省曰：「歆所爲乃爾，邴原亦爲操爵所廢，高尙其事，獨管寧耳！當時頭尾之論，蓋以名位言之也。」

之。」

⑱暴室：應劭曰：「暴室，宮人獄也，今日薄室。」顏師古曰：「暴室者，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，

故謂之暴室，取暴曬爲名耳！」後漢書百官志，有暴室丞，屬掖庭令。漢官儀曰：「暴室在掖庭內，丞一人，主宮中婦人疾病者，其皇后、貴人有罪，亦就此室也。」按桓帝廢郭后，送暴室，后以憂死，見後漢皇后紀。

⑤理曹掾：胡三省曰：「理曹，漢公府無之，蓋掾所置。」

⑥亡：逃亡。

⑦考竟：考覈而窮竟之。

⑧疾：憎惡。

⑨前科：謂考竟其妻子。

⑩猥：廣雅釋言：「猥，頓也。」解詳卷六十六建安十五

年註三十一。

二十年
西元二一五年

(一) 春，正月，甲子(十八日)，立貴人曹氏爲皇后，魏公操之女也。

(二) 三月，魏公操自將擊張魯，將自武都入氐^①，氐人塞道，遣張郃、朱靈等攻破之。夏，四月，操自陳倉^②出散關^③，至河池^④，氐王寶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。五月，攻屠之。西平^⑤金城諸將麴^⑥演、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。

(三) 初，劉備在荊州，周瑜、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，權遣使謂備曰：「劉璋不武，不能自守。若使曹操得蜀，則荊州危矣！今欲先攻取璋，次取張魯，一統南方，雖有十操，無所憂也！」備報曰：「益州民富地險，劉璋雖弱，足以自守。今暴師於蜀漢，轉運於萬里，欲使戰克攻取，舉不失利，此孫吳^⑦所難也。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，謂其力屈，無復遠念。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，將欲飲馬於滄海，觀兵於吳會^⑧，何肯守此，坐須老乎？而同盟^⑨無故自相攻伐，借樞於操^⑩，使敵乘其隙，非長計^⑪也。且備與璋

，託爲宗室，冀憑威靈^㉔以匡漢朝。今璋得罪於左右，備獨竦懼^㉕，非所敢聞，願加寬貸。」權不聽，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。備不聽軍過，謂瑜曰：「汝欲取蜀，吾當被髮入山^㉖，不失信於天下也。」使關羽屯江陵，張飛屯秭歸^㉗，諸葛亮據南部^㉘，備自住孱陵^㉙。權不得已，召瑜還。及備西攻劉璋，權曰：「猾虜乃敢挾詐如此。」

備留關羽守江陵，魯肅與羽鄰界，羽數生疑貳，肅常以歡好撫之。及備已得益州，權令中司馬^㉚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，備不許，曰：「吾方圖涼州，涼州定，乃盡以荊州相與耳！」權曰：「此假而不反^㉛，乃欲以虛辭引歲^㉜也。」遂置長沙、零陵、桂陽三郡長吏，關羽盡逐之。權大怒，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。蒙移書長沙、桂陽、皆望風歸服，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。劉備聞之，自蜀親至公安，遣關羽爭三郡。孫權進住陸口，爲諸軍節度，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^㉝以拒羽，飛書召呂蒙，使捨零陵，急還助肅。蒙得書，秘之，夜召諸將，授以方略，晨當攻零陵，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：「郝子太^㉞聞世間有忠義事，亦欲爲之，而不知時也。今左將軍在漢中，爲夏侯淵所圍；關羽在南郡，至尊^㉟身自臨之。彼方首尾倒懸^㊱，救死不給，豈有餘力復營此哉^㊲？今吾計力度慮，而以攻此，曾不移日而城必破，城破之後，身死何益於事？而令百歲老母，

戴白[㊟]受誅，豈不痛哉？度此家[㊟]不得外問[㊟]，謂援可恃，故至於此耳！君可見之，爲陳禍福。」玄之見普，具宣蒙意，普懼而出降。蒙迎執其手，與俱下船，語畢，出書示之，因拊手大笑。普見書，知備在公安，而羽在益陽，慙恨入地。

蒙留孫河，委以後事。

〔考異〕按孫河已死，或他人同姓名耳。

卽日引軍赴益陽。魯肅欲與關羽會語，諸將疑恐

有變，議不可往。肅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宜相開譬[㊟]。劉備負國[㊟]，是非未決，羽亦何敢

重欲干命？」乃邀羽相見，各駐兵馬百步上，但諸將軍單刀俱會。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

郡。羽曰：「烏林之役[㊟]，左將軍身在行間，戮力破敵，豈得徒勞，無一塊土？而足下

來，欲收地邪？」肅曰：「不然，始與豫州覲於長阪[㊟]，豫州之衆，不當一校，計窮慮極

，志勢摧弱，圖欲遠竄[㊟]，望不及此[㊟]。主上[㊟]矜愍豫州之身，無有處所，不愛土地士民

之力，使有所庇蔭，以濟其患，而豫州私獨[㊟]飾情[㊟]，愆德[㊟]墮好[㊟]，今已藉手於西州

矣[㊟]，又欲翦并荊州之土，斯蓋凡夫所不忍行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？」羽無以答。會

聞魏公操將攻漢中，

〔考異〕備傳云：「曹公定漢中。」孫權傳云：「入漢中。」按操以七月入漢中，備未應卽聞之，而八月權已攻合肥。蓋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，卽引兵還耳。

劉備

懼失益州，使使求和於權。權令諸葛瑾報命，更尋盟好。遂分荊州，以湘水爲界，長沙

、江夏、桂陽以東屬權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以西屬備。[㊟]

諸葛瑾每奉使至蜀，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，退無私面。

(四) 秋，七月，魏公操至陽平^⑤。張魯欲舉漢中降，其弟衛不肯，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，橫山築城十餘里。

初，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，說張魯易攻，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，不可守也。信以爲然。及往，臨履^⑥，不如所聞，乃歎曰：「他人商度，少如人意。」攻陽平山上諸屯，山峻難登，既不時拔^⑦，士卒傷夷^⑧者多，軍食且盡，操意沮，便欲拔軍截山^⑨而還，遣大將軍夏侯惇、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，會前軍夜迷惑，誤入張衛別營，營中大驚，退散。侍中辛毗、主簿劉曄等在兵後，語惇、褚，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，賊已散走。猶不信之^⑩，惇前自見，乃還白操，進兵攻衛，衛等夜遁。

〔考異〕武帝紀曰：「公至陽平，張魯使弟衛等據關，攻之不拔，乃引還。」賊守備

解散，公乃密遣解樹等乘險夜襲，大破之。」劉曄傳曰：「太祖欲還，令曄督後諸軍。曄策魯可克，馳白太祖，不如致攻，遂進兵。」魯乃奔走。」郭頒世語：「魯遣五官掾降，弟衛拒王師，不得進，魯走巴中。軍糧盡，太祖將還，西曹掾郭誡曰：「魯已降，留使既未反，衛雖不同，偏携可攻。縣軍深入以進，必克；退必不免。」太祖疑之。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，軍大驚，高祚等誤與衛衆遇。衛以爲大軍見掩，遂降。」魏名臣奏載楊暨表曰：「武皇帝征張魯，以十萬之衆，身親臨履，張衛之守，蓋不足言。地險守易，雖有精兵虎將，勢不能施。對兵三日，欲抽軍還。天祚大魏，魯守自壞，因以定之。」又載董昭表：「其承涼州。」以下皆昭表所述，必得實，今從之。

張魯聞陽平已陷，欲降，閭闔曰：「今以迫往，功必輕；不如依杜濩，赴朴胡^⑪，與相拒，然後委質，功必多。」乃犇南山，入巴中^⑫。左右欲悉燒寶貨、倉庫，魯曰：「本